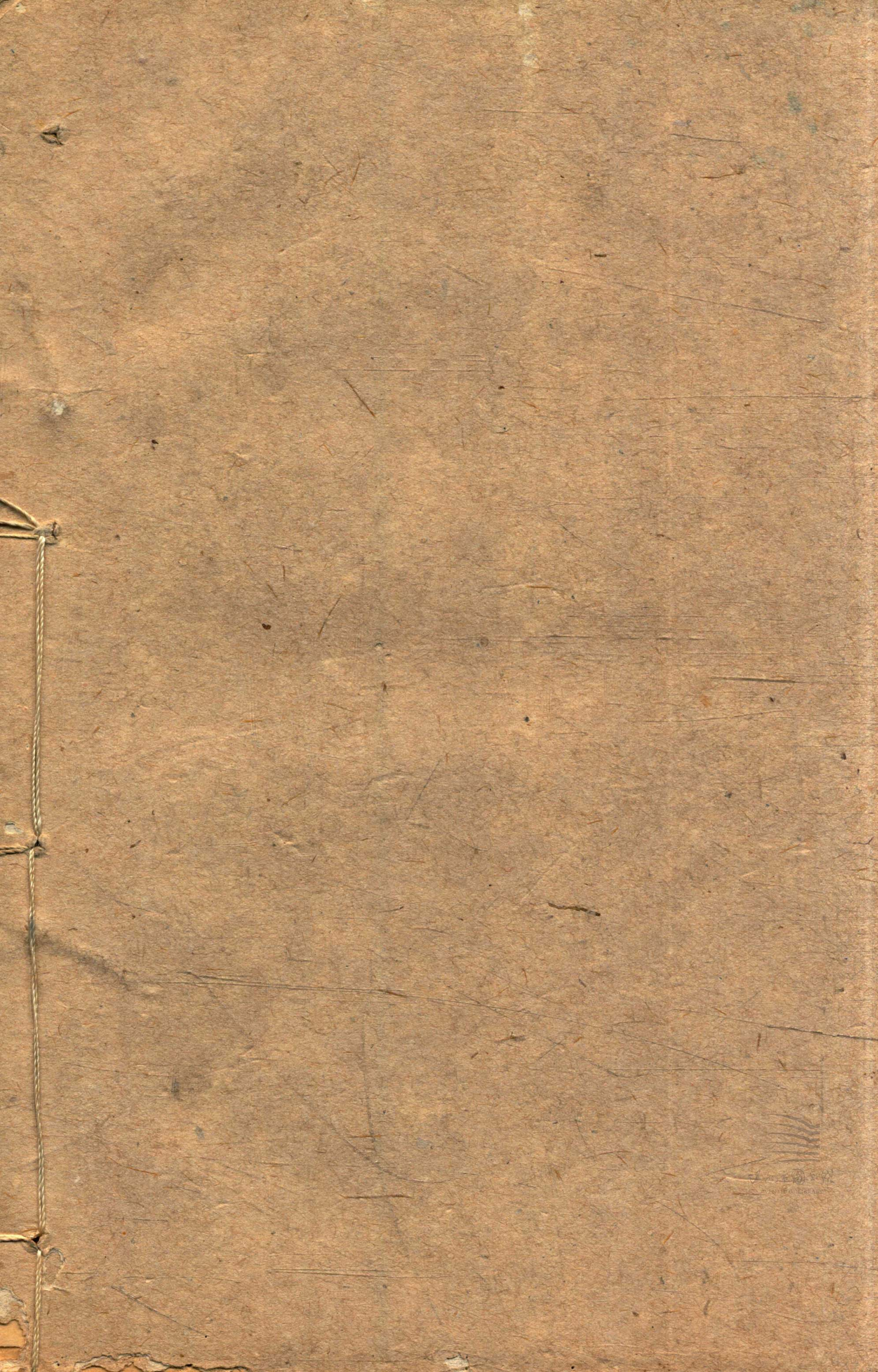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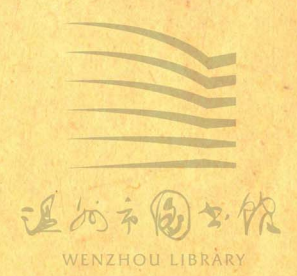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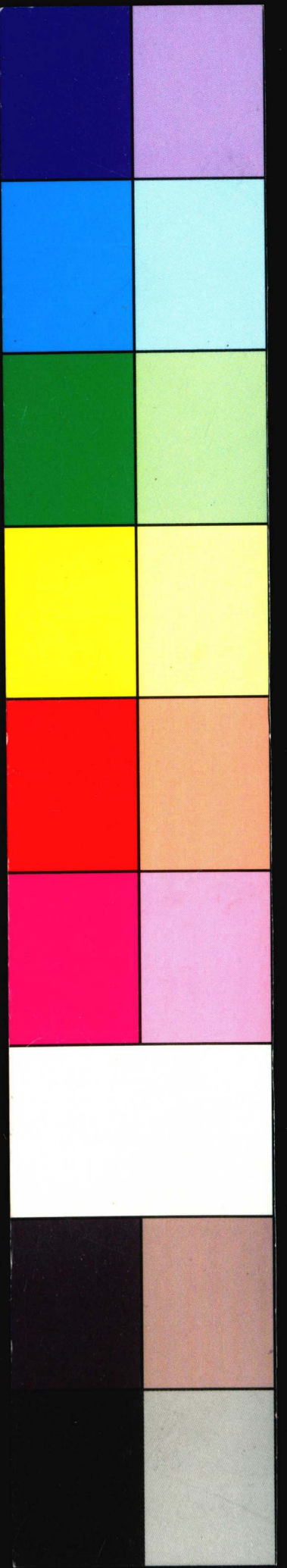


陳文節公年譜  
紅寇記

全

敬鄉樓叢書第二輯之七六





陳文節公年譜

陳文節公年譜

敬鄉樓叢書



民國十有八年  
永嘉黃氏校印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陳文節公年譜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壬子公生

孫鏘鳴

行狀

蔡幼學撰

公諱傅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

縣之帆遊鄉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深於  
易學潔行自晦鄉里稱爲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  
氏贈令人

神道碑

樓鑰撰

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縣帆游鄉澍村里至公

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  
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邃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

文集族叔祖元繼壙志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擢秀  
里徙溫州瑞安縣帆游鄉固義里

按長溪今為福甯府福安縣宋屬福州樹村在今邑三都  
尚仍舊名

按行狀神道碑墓志葉適撰俱不載公生月日惟神道碑云

鑰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攻媿集二送陳君舉舍人

東歸詩與君幸齊年先後才九日攻媿以丁巳九月十五

日生見攻媿集百十一北行日錄日錄云十一月十五日丁卯晴生朝作湯

餅會時乾道九年也後攻媿九日則二十四日也宋史高宗紀紹興

七年十一月十二兩月皆不書朔日八年書正月戊子朔逆

推而上七年十二月當是戊午朔十一月當是己丑朔二

十四日則壬子也公己未生朝謝莘叟兄送梅詩壬子恰

同身墮地庚申還值國開基宋史寧宗紀慶元五年己未

十一月己丑朔二十四日亦值壬子故公詩有壬子恰同

身墮地語庚申還值國開基蓋謂太祖開國以庚申己未

之明年又在庚申也余姪詒讓曰張世南遊宦紀聞一欲知每歲逐月且日是何甲子但取九

年四月正月甲辰朔是後九年十一月戊午推得後九年紹興

七年十二月為戊午朔上距十一月己丑朔八年正月戊

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得二十九日下距八年正月戊

子朔(本紀)得三十日世南紹定間人此就其時所行曆法

言之嘗以錢少詹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表所列南渡初月

不朔甲子一奇之一

按錢辛楣疑年錄謂公生紹興十一年辛酉卒開禧三年

丁卯皆大誤又云史無卒年据葉適撰墓志不知葉志並

不誤錢氏精考證之學而有此乖舛不可解也

十五年乙丑九歲朝請公徐令人相繼卒公幼孤能讀書夜達旦

早孤不逮事父母又乞祠祿展墓焚黃狀伏念臣九歲而  
□□□貧賤養生送死皆有永恨前此幸值郊霈始得贈  
父□□□又云萬一溘先朝露卽兩親竟不霑□□□澤  
据墓志僅言早孤乞祠祿狀有九歲之文而其下字佚不  
存然以上下文義考之前兩缺處皆當連言父母故後有  
兩親語則朝請公徐令人皆是年相繼卒也

又按文集族叔祖元成墓志傳良嘗聞之祖妣吳舊廬蓋  
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舍而改作府君遂得有  
其西偏與先君共一礎傳良幼也孤能讀書夜達旦府君  
故見愛一日挈傳良手至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  
否乎傳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歎曰吾固期汝之有志  
也當卒以歸汝舊廬之全府君之賜也据此則公幼時尙

逮事祖母吳而公之孤苦勤學亦見於此

又按文集跋爾雅疏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命題  
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螿螟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  
往驚歎以爲博也又跋胡文定公帖余記爲兒時從鄉先  
生學同舍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  
三書所在未鋟板往往多手鈔誦也以上二條公自記幼  
學時事不詳何年姑系於此

三十二年壬午二十六歲是年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

按神道碑興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爲司戶參軍  
攝學官得公程文以爲絕出公之年甚少而名已高劉之  
識公不詳何年考福建通志及水心集十六著作正字二  
劉公墓志朔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擢甲科調溫

州司戶時朔兄夙爲臨安教授會朔迎母游夫人於永嘉夙因乞與溫州教授莫冲易任便親從之孝宗卽位召夙試館職是復之來爲司戶當在紹興末其攝學官卽其兄夙召試館職時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七歲授徒於城南茶院從者數百人墓志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盪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詞楸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又文集曹叔遠序云執經戶外方屢闖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

吳子良林下偶談四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

數百人又文集林安之壙志余在城南時羣居累數百

康熙溫州府志南湖塾在府城茶院寺東毛密延陳止齋講學蔡尙書葉水心陳潛室繼之今廢

乾道二年丙戌三十歲薛公季宣來過城南書社

文集薛公季宣行狀傅良丙戌丁亥間授徒城南公間來教督之

三年丁亥三十一歲

按水心集十六林正仲墓志余爲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牖洞達表以梧柳檻以芍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能斂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請陳君舉爲師一州文士畢至又文集林懿仲墓志云懿仲自城

南書社從余又云間嘗虛所居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人以待余卒業元章卽正仲懿仲之父所謂新造廣宅以銘祠望江之宅考之蓋在邑城西南隅望江橋側今尙有前明林氏祠是公初授徒茶院其後邑人林元章又延致於家皆此數年中事

四年戊子三十二歲屏居仙巖僧舍師事鄭先生伯熊薛先生季宣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

行狀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於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脩弟子之禮一日與薛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獨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弗造其極致弗措也又文集薛公季宣行狀傳良丙戌丁亥間授徒城南公間來教督之明年

謝徒束書山間屏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己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卽詔曰宜若是神道碑薛寺正士龍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薛氏又文集祭薛常州文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潭謂何其要日損自易論語餘勿挂眼

按龍圖爲景元之兄景元生建炎四年長公七歲則龍圖當不過十年以長耳良齋生紹興四年長公僅三歲浪語集六送鄭景元赴秀州判官詩序云走歸自武昌始獲交於景望景元二鄭兄弟居數年景望召爲國子丞又兩踰時景元赴由拳從事未注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据此良齋自武昌令歸正在此數年間而龍圖赴召則當爲二年冬公之請見求益或在未召之前歟



按文集曹序云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遂於乾道之丁亥今以公自撰薛公行狀考之則屏居梅潭乃丁亥之明年曹序丁亥當爲戊子之誤

五年己丑三十三歲游新昌寓石氏藏書房又館黃文叔家是冬薛公季宣差知平江府常熟縣往從卒學

文集林安之壙志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藏書房又脩職郎呂公墓志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爲大余嘗館黃度文叔家得與石呂二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

按文集與林安之書云比來新昌亦欲漸與人疎稍回鞭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爲未便然每念呂后劉歆輩視張子房揚子雲眞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据此公之屏居仙巖又去而客游新昌皆謝絕舊

習覃思絕詣之意故新昌詠歸詩有回頭三十二年非木落霜空水見涯萬事自憐多譽早半生猶幸一官遲語

行狀薛公客晉陵公往從之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相與考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政刑損益同異之際蓋於書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別去文集薛公季宣行狀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瀟上卒學茅茨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其中

六年庚寅三十四歲東還過都城與廣漢張公枻東萊呂公祖謙友善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將命爲學諭以非故事辭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雁宕間益究其學

宋史本傳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枻爲多神道

碑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斂衽下風行狀還過都城始識侍講張公栻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問扣以爲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之晚是歲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擘雅聞公名親訪公於所隸齋見其二子且以公爲學諭俾爲諸生講說經義公以非故事固辭芮公不可公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雁宕間益究其學又文集洪居士墓志余初入太學芮公祭酒挾二子下交於齋序余懼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庵者數月

林下偶談四止齋初赴補試纔抵浙江亭未脫草屨方外士

及太學諸生迓而求見者如雲吳琚貴公子也

按琚字居父憲聖太后猶

子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又云淳熙間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

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呂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按陳呂二公慕名相悅理則有之漏示試題必無其事此蓋當日被黜者妄爲臆測誹謗之辭耳曾謂東萊之賢肯以是示私於公而英邁如公又必藉此以進身乎偶談載此無識甚矣

七年辛卯三十五歲樓公鑰來爲溫州教授與公游是歲張氏令人來歸

攻媿集五十六遺老堂記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五十一止齊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鑰自客授之初卽從止齋游

文集令人張氏壙志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永嘉人草堂先生小學錄輝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矣以乾道七年歸於我

八年壬辰三十六歲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神道碑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爲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瀟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爲一時之盛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行狀孝宗銳志事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爲人於是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陛下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一年於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且

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覆規諷其言深婉切至有司奇之將請寘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夷貊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文集曹序博交徧驗洞礙融壑對策初第懇盡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辰南宋館閣續錄七陳傅良乾道八年黃定榜進士及第治詩賦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止齋早以春秋應舉與門人蔡幼學行之游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賦與進士詩爲中興冠

孫奕示兒編陳舍人君舉未第作省題詩極一時之妙

林下偶談四其時止齋有待遇集板行人爭誦之既登第後盡焚其舊藁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濟之

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曩時異

九年癸巳三十七歲江西運判龔公茂良以書幣招不赴是歲七月薛公季宣卒公爲經營葬事

神道碑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

按文集祭薛常州文雪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羈鞅會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禛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爲此契闊矧今爲虐復我中奪据此常州守湖時復招公往不及赴而常州先歸未幾遂卒也公爲料理葬地并爲其子法求志墓書丹碑額事見東萊集與陳同甫周子充書中

淳熙元年甲午三十八歲十一月訪東萊呂公於金華

按東萊集四與周子充書前月末偶陳君舉來相聚山中數日殊不落寞又集五與陳同甫書君舉相聚數日近方回永嘉也東萊與子充書有比聞趣召之命竊想徒御既次近道語考周益公年譜淳熙元年十二月召赴行在二年正月公離吉則公與東萊相聚當在元年冬也  
二年乙未三十九歲

三年丙申四十歲以參知政事龔公茂良薦除太學錄神道碑會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爲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之則人自服矣上問爲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

按墓志云其錄太學也議科舉敝法頗隳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為異矣据此公為太學錄時必有科舉議而今亡矣然集中答林宗簡書及策問諸篇猶可考知其說也

四年丁酉四十一歲二月乙亥上幸太學改承奉郎

宋史孝宗紀淳熙四年二月乙亥上幸太學監學官進秩一等神道碑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改承奉郎

五年戊戌四十二歲龔公茂良既罷政力求外補時呂公祖謙在三館欲留公不可十月添差通判福州

神道碑龔公既罷政

按孝紀四年六月龔茂良罷七月責授寧遠軍節度使英州安置

亦浸

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行狀居歲餘力求外補呂公祖謙方在三館謂公曰盍少留

墓志云使告公將以為編脩官

公曰出處之義不

敢不謹其始也添差通判福州

按文集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進蓋即是歲所作周益公年譜云淳熙五年得旨撰選德殿記閏六月撰進記文又攻媿集九十四周益公神道碑云得旨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內直宣對別令中使引至碑下傳旨記文詞

采瞻蔚召卿觀覽既見上又有博美之稱

六年己亥四十三歲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得公喜甚以政委公

七年庚子四十四歲右正言黃洽以專擅劾公罷之歸瑞安

神道碑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贊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行狀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於公公為之畫凡一路若郡所當興廢及訟

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回屈彊禦者不得售其私始忌且怨州人有方在諫省者論公罷之墓志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

林下偶談四止齋倅福州聰明果決梁丞相一委聽之有富

人訴僕竊盜僕詞連其主之女止齋必欲逮其女以問諸寓

公營救不獲於是有傳良之謗傳良二字不可解木筆叢鈔作得銀未幾論去

後止齋爲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橐枵然僅餘白金數十兩

以斂其子貧困謁先友黃文叔於建康頗周之止齋得謗如

此至今猶有未盡知者可歎也

八年辛丑四十五歲呂公祖謙卒於金華公至明招寺往哭其墓

按文集有哭呂大著至明招寺簡潘叔度詩明招山在武

義爲呂氏祖塋東萊廬墓讀書之地卒卽葬焉故公祭東

萊文有望新阡而長號語又公詩有哭呂伯恭舟行寄諸

友云去年上溪船落日建安旒今年上溪船濡露金華草

建安當謂龍圖鄭公龍圖卒於建寧官所据此公於去年

罷倅後必由泉往哭或并護其喪以歸也然則公於師友

之誼篤矣

九年壬寅四十六歲主管台州崇道觀

行狀居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年癸卯四十七歲

十一年甲辰四十八歲差知桂陽軍未赴日覃思於六經將有

所述以開後學

行狀又二年差知桂陽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間旣久日覃思

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澹然也

十二年乙巳四十九歲

三月有重脩石岡斗門記

十三年丙午五十歲

十月有重脩瑞安縣學記

按文集有病餘久不趨郡且遷仙巖書院於屋西有懷同

志詩當在乙巳丙午之間

公集詩雖分體各自依年編次題中亦間有書年者皆可按先

後而得其大略也

又答賈端老書云懿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

先人壠下以爲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矣又云近諸友爲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盍簪之歡又桂陽與林懿仲書云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艱阻萬狀回憶閒居士友團聚之樂

不可得已据此則公自閩歸後從游益衆必復有講學城南仙巖之事

十四年丁未五十一歲冬始赴桂陽軍

三月有溫州重脩南塘記

文集曹序官太學倅閩府詆劾却掃勤十寒署紬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

按是歲六月公將赴桂陽擬奏事劄子四一言比者士大夫以恢復爲諱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刑賞不足以勸懲二言恢復之計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三言重斂養兵之害四言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察苛而官不盡其力丞相王淮取旨免奏事

十五年戊申五十二歲是夏小旱力講荒政民無饑者

行狀治桂陽首為教條戒其吏以徙善遠罪諭其民以孝弟睦婣人感公德意不嚴而化蠲民俗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凡廩藏受輸以例取贏者悉裁之明條目簡文移縣得達情於郡而吏無所容姦郡計自裕歲小旱預出錢糴於旁郡置數場以糴糴已復糴循環不乏又聽民以薪易官粟或就役於官食其力民無飢者連帥潘公時以緡錢五千助糴公益以郡錢立式貸之約歲登償及期不復索

是歲作潭州重修獄麓書院記

十六年己酉五十三歲二月孝宗內禪稱壽皇居重華宮光宗即位除公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奏減衡永道三州月椿補糴諸郡常平米減潭州櫛州酒課錢時率諸

生與同僚之好學者講道獄麓

文集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余守桂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千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懼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一且乞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為尙書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其奏而賞典視它郡

行狀光宗受禪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遮送不絕

明年就除轉運判官

按公辭免浙西路提刑乞祠申省狀云自守軍壘就除本路監司之任一歲而遷

將漕又一歲而遷按刑据此則將漕之命必先一年公辭免

提刑以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是遷

矣蓋監司與將漕同是一歲事耳此云明年恐誤湖湘民無

子孫者率以異姓為後吏利其貲輒沒入之公曰使人絕祀



非政也况養遺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常平粟且四十萬而全永道等州數絕少無以備歉歲公曰移多益寡使者職也既掌漕猶攝庾事乃令諸州各留歲運粟以益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乏者減其送漕司之錢民輸折苗錢重爲損其直潭州櫛州市酒課歲嘗至緡錢二十萬遂以配於民爲額公攝州事按舊額頓減之民得所紓劉宰漫塘集廿八故兵部吳郎中墓志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將漕時率諸生與同僚之好學者講道獄麓一日扣公所學以毋自欺對陳公歎曰公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吾得友矣光宗御極有旨裁湖南月椿之太重者陳以咨公公以爲封椿誠不可不減亦不可概減不減無以寬民力概減無以贍軍賦厥今惟衡永道三州自來未經蠲賦而諸縣之版

帳尤重盍以爲先陳公喜起執公手曰便煩以此草奏公卽爲條上凡三州月椿之當減者計一萬四千五百緡報下如章民以大寬咸刻石紀上德陳不俟公請薦之朝

按吳名漢英字長卿

江陰人  
是歲長子師轍以進賀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

文集令人張氏壙志令人初得女以余兄子師轍爲己子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五十四歲刺舉列郡太守治狀薦湖廣遺材吳獵蔣礪楊炤宋文仲秋改兩浙提點刑獄辭免乞祠不允文集湖南提舉刺列郡太守狀末注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有旨趙謐王公弼各減二年應勘施廣文與宮觀又薦士狀有旨吳獵蔣礪楊炤宋文仲並赴都堂審察辭免浙西提

刑乞祠申省狀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依已降  
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文集曹序起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滌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  
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熙之庚戌

二年辛亥五十五歲以奏事赴闕留為吏部員外郎朱子書來  
論學

神道碑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鬚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  
歎曰幾年陳君舉尙可使外補耶奏留為吏部員外郎

墓志公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  
號曰老陳郎中

按宋史本傳作去朝四十年蓋即採用此志而誤倒其文也

按公至行在年月宋史及文集均無可考然以去朝十四  
年推之公自淳熙五年戊戌由太學錄外補至本年辛亥

恰得十四年也國朝畢沅續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二書於  
紹熙元年三月誤矣

按王懋竑康熙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朱子年譜紹熙二年與陳君舉論

學引洪譜云先生往聞君舉嘗有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遣  
書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欲

以雅頌之音簫勺今集作消鑠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

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  
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

相切磋未見其益先生答書以為某之自信已篤向來之  
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

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又  
引與君舉第二書云前書所扣未蒙開示考異以為君舉

蓋未之答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考亭注毛詩盡去序  
文止齋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爲考亭辨且自言未嘗注  
詩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又文集與朱子書有必須請見  
究此衷曲不數月還浙可圖卽償此願之語是公之遣書  
在庚戌未離湖湘時而朱之答書則在此年也

三年壬子五十六歲便殿賜對上問所著書以周禮說進六月  
以吏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旋除秘書省少監辭免不允  
神道碑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  
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  
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殿延見郎吏有  
郎白首色夷而氣溫僮者贊其名則汝傅良也朝列傳誦實  
黃公裳之詞也

宋史本傳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  
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  
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  
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  
者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  
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  
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  
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  
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  
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  
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  
不寬耳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

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文集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第三末注云是日上殿方奏臣不肖蒙恩爲郎幸得賜對上云卿去國幾年朕欲見卿久矣讀劄子至寬民力上曰莫急於此只爲處置難奏云臣第三劄子是處置大略容款曲敷奏天顏甚喜讀劄子畢褒嘉再三奏容下殿謝恩上云且說話聞卿在永嘉從學常數百人奏臣無所長只與士子課習舉業過蒙清問不勝悚懼上云

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來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塵乙覽上云經說更好但隨所有進來奏臣自遠來乍對清光已踰平生之望又蒙睿慈曲垂褒諭令進所習經說顧臣何人遭逢如此然臣委是目下未有成藁以應明詔容臣守官之暇收拾編錄候成次第奏乞投進欲望聖慈特賜寬假上云看撰得幾卷卽逐旋進來不妨又奏在廷儒臣多是前進臣一旦入奏便敢僭越投進文字以此終是踧踖未安上連聲云不妨不妨

進周禮說在遷秘書少監後玉海亦云紹熙三年進

按行狀公

按賜對年月文集亦無明文考是年十一月封事云陛下過聽不以臣爲不肖歸以畿節留之郎舍賜對便殿初無建明而天顏開懌玉音溫厚曾不數日擢貳冊府又未幾

用爲皇子嘉王府贊讀據此則秘書少監之除即在便殿  
賜對之後故辭免秘監狀有乃因賜對有此超擢語是公  
在郎舍幾逾一年而後賜對也惟館閣續錄公以吏部郎  
中除秘書少監其由員外郎遷郎中則無從考其年月矣  
選兼皇子嘉王府贊讀八月王生辰上始生詩七章纂次建隆  
以來行事爲王講誦

行狀選兼皇子嘉王府贊讀公以爲王者之學經世爲要祖  
宗成憲尤當先知乃纂次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爲王講誦大  
指每至立國規模必歷敘累朝因革損益附見其下本末粲  
然如示諸掌

攻媿集六十九恭題賜陳傅良宸翰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  
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

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  
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  
以謙賜之由陛下爲言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  
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跽  
謝而退

南宋館閣續錄九陳傅良三年六月以吏部郎中兼實錄院

檢討官是月爲秘書少監十二月爲起居舍人

續資治通鑑  
是年正月即

以起居舍人  
繫銜亦誤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上不朝重華宮公上封事辛卯上朝重華  
宮

宋史本傳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妒而殺之光宗既  
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

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卽有姦儉乘時爲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

按本傳所載以文集考之乃除起居舍人後直前劄子也

有臣待罪  
右史語

先一月長至駕不出公上封事末自記云是時

壽皇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呈忽長至日駕不出宰執以下不勝憂懼是日却付出聖政序內翰李

燾獻之所撰也翊日丞相進呈上云可別令人撰入

水心  
集題

陳中書孝廟聖政序  
藁云光宗更自命公既進入宸翰遂出於是過宮

十二月癸卯壽皇聖政書成詣重華宮進讀命轉一官旋除起居舍人又辭免不允

攻媿集三十五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壽皇聖政轉一官勅具官某朕惟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二十有八年傳祥非躬懼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謹以事繫日之書又掇其大端可以爲法於後世者別爲一經追儷二典真我家之盛事也爾以一代名儒晚登郎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篇來上奉之慈極從容進讀冠佩儼然茲焉論賞盍先於衆命增一秩以示儒者之榮尙惟欽哉

按文集寄僧嗣清詩序云晚爲秘書少監聖政書成被旨詣重華宮進讀首篇壽皇色甚康顧視良久以宋史及館閣續錄二考之在是歲十二月四日癸卯公除起居舍人當在十二月下旬以辭免申省狀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也

四年癸丑五十七歲正月兼權中書舍人辭免不允九月甲申  
上將朝重華宮皇后止帝公引裾力諫不聽十二月遷起居郎  
復辭免不允是歲兩乞補外又乞祠祿歸展墓焚黃皆不允  
宋史本傳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  
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  
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  
至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自謂深切陛下亦旣許之  
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  
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  
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於庭  
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按殿徑行乃明年五月反覆極諫不聽後事史蓋終言之也  
宋史二百四十三光宗慈懿李皇后傳是日百官班列俟帝

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  
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  
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使人問曰此  
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

罷還宮

按此事互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及周密齊東野語

行狀給事中兼嘉王府翊善黃公裳以封還除日改兵部侍  
郎公言給舍封駁是謂官守若以爲是則當聽從若以爲非  
則當罷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不  
謂清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五月初四日奏

入留

池州副都統制率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專橫培

尅士伍成怨淮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之逢原懼而  
自劾方詔放罪不應信宿之間遂有遷擢詔依已降指揮公

復繳論之十二月二日奏陳源除入內侍省押班給事中駁之

不可已書讀矣公言源僭侈專橫得罪高宗投竄遠方籍入

家產及許逐便以來間有恩命則臣僚相繼論奏悉蒙開納

今瑣闥迫於天威黽勉書讀臣必不敢奉詔草詞七月二十

報不內批張子仁除節度使公言留正輔相初政於今五年待

罪郊外而去留未決趙雄以前宰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

恤典不及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擇將不可不謹恤終不

可不至而屏去申奏以為失實當此時也乃遂加恩於勳舊

之家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為聖明惜之詔子仁係勳臣

子可與書行公又言報答勳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為親矜憐

後裔孰與專帥闡者之為重陛下儻下察末議少霽威嚴天

意豁然羣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賜施行憂在疆場則亟須

處置庶幾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八月十三日奏雖不報然陳

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果授鉞按公為舍人遇事不可輒

虛月此數事尤其犖犖大者

攻媿集三十八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勅具官某言動之

屬史官固有左右之異朝廷之用賢士豈以日月為功試之

加詳旨則有在爾窮百氏之學發六經之文身方在於布衣

名已傳於海內外庸既訖眾望愈歸比再入於修門寢擢居

於清貫叩其著述之業登之記注之司螭陛直前善開明於

朕意鳳池共能震耀於王言執義不回秉心無競稍遷厥

職以重此官庶幾朝宁之間猶見儀刑之舊載纂高皇之典

仍陪元子之遊益啓乃心毋忘忠告

文集曹序召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邸次第蘊



畫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

五年甲寅五十八歲正月壽皇不豫四月丁巳請以親王執政  
或近上宗戚一人充重華使不允按公再乞致仕狀云自今三  
春四次請對頗竭愚忠  
上章乞守本官致仕不允五月四日復反覆極諫即面納休致  
劄子繳上告勅出城待罪

神道碑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  
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  
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  
其至蓋嘗贊嘉邸爲中宮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  
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  
會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  
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三宮之

歡則臣等講讀皆爲空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  
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  
以出又令傳旨於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決去容  
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爲臣而去耳又從  
而草奏曲盡事節犯顏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挂冠之奏上  
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即申省致仕宰輔留之不可

文集奏事乞休致劄子末自注云五月四日讀前奏事劄子  
畢即面納休致劄子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解官繳納告劄  
五件申尙書省樞密院

文集跋皇子嘉王賜贖金劄子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閒佚啓  
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充贖儀輕浼爲愧指留幸甚乍遠  
倍加保愛至祝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

嘗數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悟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閣門來約臣令隨衆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敷奏反復久之天意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尙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上賜贖金恩出意外攻媿集二送陳君舉舍人東歸詩皇天生人物千載非偶然冲和兼萬人始得一美賢夫君乃其人人一己百千飛黃欲追風况復勤著鞭文陣早奔放氣欲摩青天短褐東海濱名貫斗牛躔聞道更獨早自言若墜淵出登龍虎榜徑上鸞鷲聯中間幾流落清湘窮泝沿白首始爲郎一見意已傳登瀛上麟臺授簡游兔園擢爲柱下史遂居紫微垣去天真尺五

朝綱賴扶顛龍樓闕間寢萬口爭進言惟君最勇決螭頭屢直前危言破人膽三進加勤拳天高聽亦高歸袂何翩翩高風激頽波同列空慚顏君雖未必去一去勝九遷我欲留孔殽有懷不得專况我自欲去何心挽歸船嗟我生何爲與君幸齊年先後才九日相與同氣然幾年若契闊班心忽差肩判花同代庖君思若涌泉上房草數制下房時一篇一篇輒高妙隗始愧余先春秋隱公傳國史建隆編周官授大旨所得俱未全聚散不可料餞別滄江邊君將處於陵我耕綿上田君行無疾驅中途恐傳宣不然遂成別孤帆渺風煙夢魂不可制隨君墮中川

既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嘉王府贊讀不受

攻媿集三十九起居郎陳傅良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敕具

官某漢四皓起商山羽翼之功千古稱之朕則歎焉使高帝能以卑詞厚禮聘之以輔其子則善矣爾以一世名儒羽儀於朝抗議不回引去甚亟爾與吾兒游舊矣爾既厭直承明之廬予亦閔勞以侍從之事寵之以秘撰之寓職來爲朱邸之賓僚尙遄其行庸副虛佇

按秘閣修撰之除在五月二十八日公已先一月歸矣省劄遞到溫州公辭免劄子有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語

六月壽皇崩光宗不能執喪禪位嘉王是爲寧宗七月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旋除中書舍人俱再辭不允

攻媿集四十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勅朕嗣膺大統收攬羣才朱邸賢僚豈容居外紫垣老手宜俾爲真具官某

學探聖原文追作者論議多先儒之未發行藏惟古人之與稽相從兩載之餘信爲三益之友謂左氏真得春秋之旨謂周官實爲太平之書推祖宗之本心明政事之要道昔信其說將行其言首畀故官洊加新渥矧是纂承之始尤資播告之修大老之居海濱是將焉往舊學之遯荒野其遂來歸式遄爾驅以副朕望

又見任侍從該覃恩轉官勅朕嗣膺鴻祚祇適燕謀九五正位之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眷惟禁路之英皆我慈皇之舊爰因覃霈首示優恩具官陳傅良學貫九流名滿四海橫經朱邸遂依日月之光掌制西垣期鼓風雷之號

八月命兼侍講十月赴闕供職

攻媿集四十六侍講陳傅良宣赴經筵供職曲謝宣答詞有制朕務明政體首闢經帷嘉舊學之來歸喜耆儒之同集其思忠告以副疇咨

又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有制首頒召命渴想忠猷聳聞講貫之詳恍若從游之舊克諧朕志益啓乃心

行狀今上受內禪三日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辭而後受未至命兼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潭州朱公熹召爲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相慶公入見首言陛下嗣守丕圖宜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美參酌兩朝治體擇其爲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詔知閣門事謝淵係皇太后親弟特給全俸今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爲給事中封還錄黃公言樓

鑰所駁允當望追寢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鹵莽之罪因言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有陳乞往往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自此浸開倖門願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懼之誠凡宮禁請求斷勿垂聽

閏月孝宗將祔廟上僖祖太祖廟議兼直學士院辭免不允朱公熹以內批除宮觀任便居住封還錄黃請留熹以慰人望神道碑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鑰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

行狀兼直學士院會有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公請對將陳其不可詔俟別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熹三朝故老難進易退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

易內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詔朱熹進寶文閣待制與郡

十一月兼實錄除同修撰薦朱公熹葉公適自代不允

行狀未幾以公兼實錄院同修撰公以史事宜有專官再辭不許阜陵復土上始自重華宮入居大內公首請增置諫員收用恬退之士詔問民間疾苦上雅敬公每對必虛己以聽始上在潛邸察察誕日以詩爲壽公與翊善黃公詩皆以開導德性冀有所規益上感二公意各親書其詩謝之於是上屢趣公爲跋語刊石同進者以上眷公厚始多忌之

十二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遂歸瑞安

宋史本傳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宮

行狀知閣門事韓侂胄浸竊威福倚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章詆公者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按公泊釣臺灘下詩今歲纔餘今夜月此舟三泊此江沂蓋十二月望日也公是年五月去國十月赴闕至是又歸凡三過釣臺於是歸瑞安不復出矣

是歲次子師朴以大饗恩補承務郎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五十九歲六月以潛邸講堂官轉朝散大夫八月丙子令人張氏卒

水心集十四張令人墓志夫人諱幼昭字景惠溫州永嘉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陶染詩禮間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世之業遠近宗從登門請業通日夜歷寒暑室內常無坐處夫人獨挾一婢治饔貧甚糴米市薪行飯分茗皆

令得潔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鰥也  
將繼室而不得具禮夫人曰鬻此田耳後夫宦頗遂不至乏  
稍經營兄姊及他親友或一日直取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  
士方窮時欲有施與云云爲大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耶過  
洞庭管押者忽告曰某所行李有盜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卽  
如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貧卽不失矣夫仕上皇屢諫不聽乞  
致其仕下殿卽行新天子嗣統急召使至俄復罷往來業業  
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曰以爲高則余不安以爲罪當  
逐則宜爾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  
行不曲折倣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  
從其夫然而每日以子之疎且易欲以求知於天者使人亦  
知之乎宜謗之衆也與夫閱士久士之品儔高下皆能言之

夫所與游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遇如姊妹憂樂皆同焉夫  
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過時而後哭之慟絕遂得疾  
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且午曰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  
與別薄暮伯氏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得無記疇昔  
所得於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瞑年五十某年月日葬夫  
以書來曰吾夢景惠盛服出布帷問焉往曰往見子謝意屬  
子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  
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墓志不得故不爲爾然則夫人之  
期於後遠矣

按是年八月癸丑朔丙子爲二十四日也

齋  
二年丙辰六十歲夏降三官罷宮觀屏居杜門榜所居室曰止

行狀慶元二年夏言者復交章詆公詔降三官罷宮觀公屏居杜門一意韜晦榜所居室曰止齋日徜徉其間賓至則相與講論經史亶亶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問起居公皇恐遜謝而已

神道碑言者指其學術不正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復劾其在太上朝奏對狂妄降三官罷祠

四朝聞見錄止齋實爲寧皇舊學上嘗思之語韓侂胄曰陳某今何在却是好人侂胄對曰臺諫曾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召止齋立朝大節俱無愧於師友先皇以疾缺北宮禮其諫諍有古風嘉王之立止齋以舊學有贊策功而阨於韓氏遂不得大拜云三年丁巳六十一歲籍僞學趙公汝愚朱公熹等五十九人公

與焉

續資治通鑑百五十四慶元三年十二月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僞學之籍從之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項安世李塹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戊午六十二歲

陳文節公年譜

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按文集戊午壽國舉兄詩云一母分身四白頭從今家事付兒流据此則公之同產凡四人至是皆無恙而國舉但知其字餘名字均無可考水心張令人志有經營兄姊語公殆有兩姊耶

五年己未六十三歲

文集有己未生朝謝莘叟兄送梅等詩

六年庚申六十四歲

文集有庚申上巳等詩

嘉泰元年辛酉六十五歲

二年壬戌六十六歲弛偽學禁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閏十二月有旨與郡辭免不允

三年癸亥六十七歲三月差知泉州以疾力辭授集英殿脩撰

疾益侵請謝事授寶謨閣待制

神道碑嘉泰

今本作定誤

三年集英殿脩撰陳公告老於朝天子

歎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

四朝聞見錄乙寧皇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卻呵殿黃衣至不之避自以補革烏浣紬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之則應以毋作聰明亂舊章蓋舊學於永嘉陳傅良嘗導上以此故終身不忘

十一月十二日丙子公卒遺奏聞贈通議大夫

行狀以其年十有一月丙子卒於家屬續酌酒與兄訣凝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男訃聞贈通議大夫

神道碑十一月十有二日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



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又云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

文集曹序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於訓傳疾疢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之癸亥

開禧元年三月庚申

按正德本神道碑作庚申與攻媿集同行狀及墓志作庚寅今杭本並改作庚寅致

宋史寧宗紀開禧元年三月不書朔以四月戊子朔推之三月無庚寅則正德本神道碑與攻媿集作庚申是也今從之三公

子師轍等奉喪合葬於所居前山令人之兆

行狀子男二人師轍承務郎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場

神道碑作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新光

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神道碑作監鎮江府淩口茶庫次適從政郎福州連

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處州儒學教授林子熙一作次

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

張疇次未行孫女一人

按潘子順知信州上饒縣事雷煥省之子薛師雍戶部侍郎叔似象先子

林子燕直龍圖閣林季仲懿成之族廉夫子徐冲工部侍郎徐誼子宜子見文集令人張氏壙志

行狀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二頃其葬也資友朋之賻以

集事

攻媿集二十六乞錄用陳傅良之後疏故中書舍人陳傅良

以一世名儒爲嘉邸直講最蒙恩遇陛下踐阼之初置之從

列爾後困於排抵幾至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

然次子已天長子師轍窮匱孤獨曾經一任改奏京秩年過

五十栖遲逆旅所向不偶誠爲可憫臣與傅良爲布衣交後

又同朝俱掌內外制情義至厚真是畏友其學問文章過臣

遠甚實不忍其後之不振竊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傅良獻詩

大蒙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反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爲之  
跋奎墨既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以上進伏望  
聖慈俯賜睿覽興念簪履之遺特降恩旨錄其嗣子上以見  
聖主甘盤遯野之思下以慰傅良沈泉之痛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七陳定生先生墓志銘陳氏爲止齋  
之後由永嘉遷宜興遂爲望族

余兄勤西甌海軼聞云今我邑澗村陳氏鮮有聞者或言  
止齋無後讀定生墓志則止齋之後實徙宜興明時遂爲  
望族天啓時左都御史贈少保於庭與楊左諸公皆入黨  
籍少保子爲定生先生貞慧定生子爲檢討維崧然則君  
子之澤遠矣

公所著書見於行狀者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

按文集曹序作詩訓義以爲未脫藁宋史本傳作詩解詁  
以爲行於世四朝聞見錄作詩傳亦云方行於世建安袁  
申儒序其傳未明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尙載有止齋詩  
解抄本本朝朱氏經義考一百七亦作毛詩解詁注曰佚  
然則公詩說確有成書曹殆未之見歟明世尙有傳抄今  
則不可復得而其數見於他書所引及文集所及說詩大  
旨尙可窺其涯略茲皆附錄於後

四朝聞見錄甲止齋陳氏考亭視爲畏友考亭晚注毛詩盡  
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  
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  
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辨  
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以公近與陸子靜互

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

陳埴木鍾集六止齋謂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乃以爲聖人係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卽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爲傷無王無伯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是歟非歟案以上問詩序出於漢人不可憑據春秋傷無伯之說亦是說者之談聖人作春秋決不解主張伯道以詩序證春秋自是船上繫船但止齋之言意謂無王無伯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

由此二國致禍也

困學紀聞三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檜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檜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幽終按紀聞所引見

文集答黃文叔書

文集與朱元晦書二來徵詩說甚荷 包所見何藁豈向時聚徒所爲講義之類則削藁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尊意以爲何如

又與張端士書二毛氏詩傳汨沒年久欲爲發明之因附

己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  
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爲佳

又書四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何如耳  
答趙南紀節推書三百篇往往爲訓詁家解駁類 淺迫

人意有遠矣謝逍遙嘗說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  
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索之聖賢貴寡怨詩至於可  
以怨必有道也

又文章策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  
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有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  
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爲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  
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  
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

虐世非止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  
下之化厚固如此也

又收民心策昔嘗怪宣王咎己之急辭罪歲之缺望夫咎己  
之急辭生於自治之不足罪歲之缺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  
而中興之雅實先是詩序詩者顧以爲中興之根本何也彼  
其心未有係天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及  
人者尙自淺也藏乎中甚微非力久則未易以著而澤之所  
及猶淺則亦難乎遽孚雲漢之旱宣王之惻怛忠愛一旦而  
大彰彰焉天下以是爲文武成康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  
業就矣不然遇災而懼漢唐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  
而民玩而此則速中興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  
之旱中興之福也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

仁亦不加益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為之說曰商非興於解網而實興於解網周非興於扇喝而實興於扇喝宣王非興於遇災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之歸心則嘗有俟也

朱子語類八十一問器遠君舉所說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

又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

按此條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採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引說葛覃詩云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

又說采芣詩云采芣其家人之六二乎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飲食薦享而已采芣于沼澗而用之於祭祀其未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

又說雄雉詩不伎不求云伎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伎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伎故伎者常至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己

又說泉水載馳竹竿三詩云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又說淇澳詩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云謔而善已是中節特言不為虐以足之耳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逞肅肅不廢離離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

又說召旻詩云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於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豳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又說三頌云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

按以上彙纂所引共八條不知採自何書呂氏

讀詩記所引永嘉陳氏說則陳氏少南詩解也

周禮說三卷

神道碑作周禮進說國史經籍志作十三卷

按文集有進周禮說自序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周禮說三卷右朝奉郎祕書少監陳傅良所進也舊刊於止齋集中曹叔遠別為一書而刻之且為之說

直齋書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

撰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陳君舉周禮說三卷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注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為書曰微言傅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

按徐筠字孟堅清江人周禮微言凡

十卷見玉海三十九

水心集十二黃文叔周禮序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興天子為科舉家宗尙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

王與之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陳氏傅良字君

舉其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

邱葵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有講義集說

按周禮說今亦未見然王與之訂義所引獨多及見於朱子語類黃氏日抄者皆可考其大略惟訂義序日謂其說有一集在經進四篇之外殆即邱氏所謂講義集說歟余姪詒讓日案中興藝文志謂周禮說十二篇專論綱領今以訂義所引核之其說於名物度數瑣屑繁碎者亦多考覈似不止論綱領如釋考工記車制綜貫羣經釋名辨物最為詳審而於原日所謂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者則無可附麗其為別有一集殆無疑義

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

按春秋後傳今刻入納蘭成德通志堂經解中章指

未見

樓鑰序日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彰公是劉先生啟權衡意林等書考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迴出諸老先生上斂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

辨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卽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旣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旣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

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爲不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旣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威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禱祝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



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於中邱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

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二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尤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左氏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据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

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尙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周勉春秋後傳跋曰先生爲後傳將脫藁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出弗存也勉官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惜哉勉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睽隔函丈不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嘉定元年七月朔日門人周勉謹書直齋書錄解題三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

陳傅良撰樓參政大防爲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春秋後傳十二卷兩江總督探進本宋陳傅

良撰傅良字君舉號止齋溫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諡文節事蹟見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傅良爲此書將脫藁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傳已非傅良完本矣趙汸春秋集傳自序於宋人說春秋最推傅良稱其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

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實况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尙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爲傳良病惟以公穀合左傳爲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騁茲亦明效大驗矣傅良於臆說蠹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研求聖人之微旨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

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究可謂至詳又其書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爲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談褒貶者庶有豸乎傅良別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鑰所序蓋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尙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褒錄焉

文集與張端士第二書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啓手足之前更加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怍又第四書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裏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尙欠刪潤不免就病中勉強

讀書譜一卷

神道碑作二卷

陳文節公年譜

四十

敬鄉樓叢書

直齋書錄解題四讀書譜一卷陳傅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易書詩春秋諸經考世代而附著之共和以下始有年數文集答丁子齊書下問讀書譜近方脫稿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榷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團欒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為之敘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掇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

建隆編一卷

一名開基事要一名藝祖通鑑節略讀書附志及玉海皆作十卷

按文集有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略自序即此書也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開基事要十卷右朝奉郎秘書少監皇子嘉王府贊讀陳傅良所進也自建隆之初迄開寶之末亦曰建隆編曹叔遠序而刻之

直齋書錄解題四建隆編一卷陳傅良撰蓋長編太祖一朝

節略也隨事考訂併及累朝始末慶元初在經筵所上

按文集自

序有嘉邸進讀字則非慶元初所上也書錄所云蓋誤

宋史藝文志二陳傅良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

玉海四十七建隆編陳傅良摭太祖政事起建隆迄開寶書其綱要又考累朝沿革得失疏於下凡以表見立國之初意以建隆命編蓋繫之始年又四十九陳傅良有開基事要十卷亦曰建隆編

制誥集五卷文集二十卷

曹序作止齋集五十一卷文獻通攷宋史藝文志並作五十二卷直齋書

錄作五十三卷宋三山本五十五卷今未見宏治間王瓚本五十二卷與曹序編次合王序言從秘閣錄出今尚有傳本同時

又有坊刻小字安正堂本併為二卷十八卷國朝乾隆林上梓本又分爲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道光陳石士少宗伯重刊於杭

州卷數悉照林本

陳文節公年譜

四十一

敬鄉樓叢書

按文集曹序云凡爲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狀劄子表啓  
書簡序記雜著祭文墓誌行狀總五十一卷卽先生燕坐  
之齋以名集今正德本尙存曹編之舊詩九卷一至九內外  
制九卷十至十八奏狀劄子九卷十九至二十七講筵故事一卷二十八  
壬辰廷對策一卷二十九表二卷三十至三十一啓三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書簡四卷三十五至三十八記一卷三十九序一卷四十跋二卷四十一  
四十策問一卷四十二雜著一卷四十三祭文二卷四十四至四十五誌  
銘四卷四十六至四十九行狀一卷五十此云制誥集五卷文集三  
十卷蓋尙未定之初本與

見於文集曹序者又有周漢以來兵制宋史藝文志作漢兵制 皇朝大事  
記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表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未脫藁  
按歷代兵制今尙有傳本錢氏刻入守山閣叢書餘俱佚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歷代兵制八卷天一閣藏本 宋陳傅良撰  
傅良有春秋後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  
秦漢唐以來歷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  
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  
捕盜之制皆能撮舉其大旨其總論之中謂祖宗時兵雖少  
而至精速咸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已一百  
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  
養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  
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  
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  
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爲深切蓋傅良當南渡之時目睹主  
弱兵驕之害故著爲是書追言致弊之本可謂切於時務者

矣

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又有西漢史鈔十七卷今佚

見於玉海者又有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曰未見

玉海三十九陳傅良徐元德撰

朱子語類八十六於邱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精

華下半册徐元德作上半册即陳君舉所進周官說

見於明高儒百川書志者有論孟古義一卷府縣志並作經書古義

百川書志二十論孟古義一卷或曰止齋著又曰王從之著

未詳孰是按從之為金若虛字臺城人金史文藝傳下有傳

陳獻章白沙集七復鄧御史公輔寄新刻陳君舉論孟古義

詩云兩漢非三代人才逐世低市朝成畫虎文字笑醯鷄古

義昭昭對終篇短短題不因歐六一爭得見昌黎

見於直齋書錄者又有長樂志四十卷

書錄解題八長樂志四十卷府帥清源梁克家叔子撰淳熙

九年序時永嘉陳傅良君舉通判州事大略皆出其手按錄五

長樂財賦志下云往在鄞縣訪同官薛師雍子然几案間有書一編大略述三山財計而累朝詔令申明沿革甚詳問所從得薛曰外舅陳止齋修圖經時欲以為財賦一門後緣卷帙多不果入然則此志編輯之力多出公手益信

見於明焦竑國史經籍志者又有書鈔

經義考八十一注曰未見

見於元程端禮春秋本義卷首者又有春秋類說

按程端禮春秋本義卷首春秋傳名氏永嘉陳氏下載有

章旨類說後傳三書章旨後傳前已著錄類說別無所見

不知程氏何所據也此外尚有講筵孟子講義見經義攷

二百三十四蓋即慶元初以中書舍人兼侍講時所上已

入文集二十八又伊洛遺禮見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  
四伊洛禮書補亡見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四均非公書  
陳龍川集伊洛禮書補亡序中有述及公語遂致誤收又  
備邊十策見續通考一百七十九蓋因宋史藝文志著錄  
偶與漢兵制一卷相連而失其撰人名氏遂以爲一人之  
書高士送終禮見續通考一百七十六更不可信說並詳  
余姪詒讓溫州經籍志辨誤

按公少作尙有待遇集見林下偶談四城南集見文集卷  
末曹叔遠跋俱佚今世所傳尙有論祖五卷見四庫全書  
總目一百七十四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奧論八卷見千頃  
堂書目二十九又永嘉先生八面鋒相傳以爲公作並有  
明時刊本要皆當時舉業程試之用文肅所謂或混幼作

或雜真贋詭題叢帙誕彌遐陬者此類是也無關大賢述  
作之旨公登第後輒深自悔而盡焚其舊藁文肅編集嚴  
加釐別用熄淆亂今姑附見其目於此

文集曹序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奧會執九經百  
家之轡俾環嚮以趨於一披別文義躡藉衆糾究明帝王經  
世宏模而放於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  
歧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丕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  
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具  
蓋嘗忘寢廢食審玩熟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後聖而  
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輒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蛇左推  
右挽旁接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於斯焉嗚  
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知其能幾見

也

行狀公剛毅洞達寬博樂易其為學先於致知充以涵養默  
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於躬行周於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  
粗不倚於一偏與同志論學必以兢業為先蓋其所自用功  
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懈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  
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藝獎予無  
倦士多不遠數千里樂從公游公隨其所長誘掖磨琢以成  
其材

墓志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為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  
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覆論之而呂公為  
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末內外備  
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采

異聞一事一物必稽其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  
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  
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  
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脩取士法養其義理廉恥為人才  
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廷為人主一體羣  
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為盛  
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負荷之華  
藻潤色之而已也

按以上三條皆總論公學  
行志業大略謹附錄譜末

附載止齋弟子

蔡幼學

行之  
瑞安

曹叔遠

器遠  
瑞安

陳說

習之  
永嘉

章用中

端叟  
平陽

陳端己

子益  
平陽

林頤叔

懿仲  
瑞安

林淵叔

懿仲弟  
瑞安

沈昌

叔阜  
瑞安

朱

文昭  
平陽

胡

伯正  
清

林子燕

申甫  
清

沈體仁

仲安  
瑞安

陳文節公年譜

四十五

敬鄉樓叢書



錢文子樂白清石 陳巖仲石陽 林大備百順陽 林居實瑞安之

林載瑞安 胡宗太初 周勉明叔 王綽成叟

呂聲之大新昌 呂沖之聲之從弟新昌 洪霖天台 高松國楹

倪千里起東陽 徐筠孟堅 黃章觀復 袁申儒建陽

吳漢英長江陰 吳琚居父 胡大時崇安 沈有開無錫

水有墓誌二十 薛仲庚子長 賈端老 張端士

滕璘德粹 木天駿德遠瑞安宋元學案

補湯建字達窟學可樂清人少為執堂先生見萬歷志則亦止齋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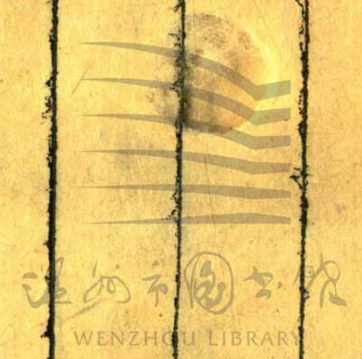
也子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宋史四百四徐邦憲傳少穎悟從

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

趙希鎔字君錫舊名希詰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

軍節度封  
信安郡公



陳文節公年譜卷終

陳文節公年譜一卷瑞安孫藻田先生著初余友楊君志林得一寫本見詒藏之十數年今春校印叢書第二輯此寫本先付印告成矣秋九月孫君公達來滬過余談先生之孫也言行篋中有此書家藏寫稿余喜甚輒以印本求覆校公達所攜乃先生晚年定稿精贍過于志林所得者遠甚余因悉棄去先所印成者而公達亦樂以其藏稿假余重印卽此卷是也先生生清之中葉同治間官至侍讀學士與其兄太僕琴西先生皆篤志宋永嘉諸儒之學以啓迪後進嘗彙刻鄉先哲遺籍爲永嘉叢書極爲精審生平嗜學至老不倦所著尙有止庵讀書記呂氏春秋高注補正東甌大事記浮沚年譜海日樓詩文集等書凡若干卷藏於家民國十八年十一月黃羣記



民國十有八年  
永嘉黃氏校印

自序

樂下邑也甲寅之變小亂也七日而復又事之至捷者也是何足記乃瑣瑣餘萬言無乃贅歟曰邑雖下民社寄焉亂雖小順逆繫焉復城雖捷官民之功罪分焉是烏可以不記且入告者飾傳聞者訛徇恩怨者且諱且誣議賞罰者或漏或溢又烏可以不記就所見聞參之案牘心衡筆度據事直書此亦一邑之信史也既成則爲推求亂源而序之曰國家承平二百餘年矣甌郡之安全生聚亦百八十年矣人心由樸而彫風俗由淳而薄履霜堅冰之漸非一朝一夕也北風雨雪之憂非一二事也往者不具論蓋自我生之初以迄中年其間氣焰相燦機械相傾詐虞相給徒黨相攻不知幾何人苟可以欺人則昧其心而不恤苟可以凌人則悖其性而不辭有心人方隱慮之而馳逐攻

取而不已且洋洋自以爲得意噫尙忍言哉夫民風由於士習士習本於吏治其大較也數十年來之談吏治者文飾而已矣寬縱而已矣守令爲親民之官有養民之責治民之權顧使善良困頓而不之庇頑梗恣睢而不之懲恩不足以洽民心威不足以肅民氣才又不足以折民奸由是儒梟出而乘之舞弄文法武斷鄉閭滅裂其廉恥而肥潤其身家彼蚩蚩之氓相與心摹而力趨焉謂善不足爲惡不足戒則囂然不靖矣吾聞禮教之敝振以兵刑然且文恬武嬉晏若無事訟獄以和爲貴軍旅以賄爲才其在易曰幹蠱終吉裕蠱見吝甌之蠱深矣起而幹之者誰歟迨乎虹橋逆黨煽亂偏隅草寇妄行縣城遽陷昔者兪道安由睦而來曾養性自閩而至毒焰方張兇鋒正銳束手順從迫於事勢將雖無能寇實難禦而瞿黨非其類也所糾者

市人所持者鈍兵所相與籌度者狂書生耳官弁俯首而避之士民奮臂而誅之此中功罪豈待智者而後定哉要路輿援幹旋妥貼爲功爲罪疇得而爭然存此記以示後人俾知當日之情事有不盡如文告所云者則亦見斯民直道之公非上下其手者所能易也又以見吏治之宜講明士習民風之宜振興武備戎功之宜齊整嚴肅無待危疑急難之時始悔其謀之不豫也



WENZHOU LIBRARY

紅寇記

林大椿 恒軒

自粵西弄兵蔓延鄰省各處人心搖動咸豐壬子癸丑間溫台

兩郡屢有橫民狡焉思逞其魁如李大隴二隴蘇立貴並台郡人蔡

時風溫郡人皆曾揭竿嘯聚先後被擒伏誅而樂禍者心終不死

至甲寅季冬樂邑遂有紅寇之亂紅寇之魁瞿振漢又名振海

世居樂清東鄉虹橋街祖兆崗以拳勇雄鄉里父嘉秀貧諸生

早卒漢善居積業重羅貲漸充旋賣醬於市素不知書而粗通

文義狡譎性成關機婢鬪猾胥不能困且多膂力與弟振山俱

習技擊可數十人敵家既裕山讀書入邑庠漢亦更名鰲納粟

為監生恃符武斷虎視一鄉然好交游揮金結客文人無藉者

或歸之年逾四旬家中落負債累萬金資本日乏思有以張之

適郡邑議行團練漢乘機投牒稱所居地濱海願約結鄉兵禦外侮時癸丑二月下旬也邑令孫滌齋源允其請漢益得雄長於鄉然其初第借科派以肥橐耳無他心也是夏五月觀察慶雲浦廉以海氛不靖諭民間自備軍器便守禦惟槍炮領於官漢聞之即設冶造刀矛兼鑄炮按戶斂資衆畏其橫莫之拒六月辛卯至庚子大雨十晝夜溫台俱被水旱禾腐爛歲大侵夏秋之交粵艇再犯郡城勢猖獗總兵池建功擁兵不出營弁某屯海岸爲賊擒贖以金乃得歸提督葉長春統甯波舟師來援粵匪始退而永之蒲洲王之靈崑樂之洋田黃華皆以鄉兵擊賊而敗之民間益知官兵爲無用亂機漸萌於此矣無賴子無所顧忌借歲歉爲詞聚而剽掠或脅富人金帛守令捕其魁嚴懲之往往瘐死會晚禾小稔頑民稍戢冬十一月縣城廩生傅

應熙

即禮淮

過西鄉柳市訪其友生員劉以成

即公瑞

劇談時事酒

酣拍案曰今者官民交困最樂而易爲者其惟謀叛乎我與若提一旅之師取甌城如反掌耳蓋自艇匪橫行兵船退避驍悍之徒久已藐視將弁兩人敢爲此言實當道者有以誨之也傅留劉家相與畫策亦以練勇爲名號召黨徒會於縣城徐天佑家又約永邑奸民金阿滿期以甲寅正月六日舉事傅劉置於財資糧器械一切無措事遂輟踰月城鄉頗聞之以無左證莫能發亦以秀才輩無能爲付之不問顧傅劉志益憤必欲一逞聞振漢爲東鄉土豪往嗾之漢兄弟尙遲疑甲寅夏金佩銓自金陵歸而逆謀遂決銓本永嘉人其父光沛賈於虹橋積有貲產遂家焉沛死銓與弟佩珏席資居貨歲得其贏與漢最相契癸丑秋銓僞爲賈客至江甯入長髮黨踰年蓄橐金乘間逸歸

經鎮江為軍門邏卒所獲將繫送行轅有甌弁聞其聲曰此吾鄉人也詰之金詭云甌郡布商來九江索逋陷城中數月得脫幸念鄉誼全吾命弁語邏卒縱之去且還其資斧銓乃薙髮易衣從容就道四月間抵家慙慙振漢舉事謂金陵諸頭目半我熟識子能取郡城為根本吾當往通金陵浙省可傳檄定也漢壯其言益修械器衣甲相機而動銓與同村監生倪廷模徐立金鸞田以佐其費自正月至六月民饑且大疫死亡相繼漢倡議買穀平糶民頗德之仙垵村監生連清純即連王槐家素封築書塾延師課讀純本王姓繼連名其塾為槐陰堂七月間純夢天門開門內燈籠對懸一面大書孔字一面題槐陰堂字醒以語塾師某某瞰其富且愚給之曰吉兆也夫槐陰者王之隱語也孔字子旁乙也是為子然一王也子其將登大位乎純竊自喜

以語漢漢曰子託團練名招募士兵吾當助子舉大事純諾訂期去漢乃與廷模定議八月廿二日在土神祠置酒遣縣役孔桂等持柬會諸紳士赴會諸人聞其情詞閃爍相率引避留者獨七人為盟書託詞團兵防堵而陰以所謀誓於神糝香灰入酒均飲之七人者瞿振漢倪廷模葉邦祚金佩銓胡鳴開尙國華陸紹芳并連清純為八也純自占夢後私語其妻是日為妻叔周倫端所阻不及與會午後乘間馳赴約七人出盟書示之純名褒然居首促署押畢七人以次押字初議先掠鄰村富家俟官弁履勘將伏莽劫之乘勝赴縣既而改謀夜襲城或苦無資漢曰無慮也孫令姚協各富私蓄先破縣城兩人官囊十萬金皆我輩有也八人惟純家小富故漢等倚以起事自此勒派鄉鄰皆以純出名純亦慨然當之廿八日入城投詞願出家資



團守蒲岐海口令又允其請純牒聯綴族弟清瑞名瑞實未與聞踰月微聞純謀懼爲累十月廿三日具牒控純欺罔且言其結交太雜遇事妄爲不顧法紀隱指圖謀不軌事將俟對簿時明證之時孫令已受代赴武康攝篆者永令張鏡蓉銑嚴斥瑞吝惜資財不肯協助義舉瑞爲氣索而漢純胆益張是月下旬縣後山鳴有虎踰城入協署銜一羊至射圍噬之廩生林大椿聞之曰山鳴亂徵也野獸入城市亦亂徵也邑其有寇警乎廿六日新令康正基履任十一月振漢至城北尼庵陰結刑書徐錫禮額外李泰營卒周振東周如良周伯興武生周天鵬童生徐天佑爲內應又令傅應熙走大羅山招劇盜同舉熙三入山說之其魁不從漢至永邑下塘假徐牧謙名囑金阿滿募匪黨潛入郡城設伏以待漢兄弟則專襲縣城并約台郡武生鄧岳

周於臘月率兵來會期以乙卯元旦郡邑並發於是流言於外謂省垣有健者謀舉兵各郡豪士皆與之應將來一夫發難全省如破竹耳又謂天台山一僧一道皆有異術來助之以此煽其鄉愚信從者頗衆十一月初五日晡時合邑井間水溢數尺食頃自滅人詫爲異或曰水性就下今溢而上行以卑犯尊之象也虹橋職員葉大夏即秀枝與漢有隙潛以漢謀語在城廩生

徐地山牧謙謙方以觀察命議團練兼爲捐餉董事家素富已爲東黨所覬及孫令既行外間盛傳捐款及宦資寄謙家漢心益動而倪廷模又嘗以訟事銜謙日夜思報而謙不知也聞夏言默誌之後屢有所聞密廩文武官康令初頗驚屬以籌畫謙勸請命道府發兵收捕康踴其言幕友朱某持不可謂事關叛逆徒以風聞上報萬一不實令將獲罪康懼遂中止謙知吏胥

有通漢者乞勿漏言康諾之謙退遽以詢左右庫書傅禮海與徐錫禮力辨其誣康轉哂謙輕聽謙思事無左驗欲檢清瑞牒詞證其言屢索不獲亦奸吏預匿之也十二月上旬謙募壯士刺漢又募黠者盜其令旂漢戒備甚嚴卒不得當初八日漢祭蠶椎牛享其黨揚言某夜攻縣城生員周倫端知之翌日潛見謙語以逆謀將發宜急設備謙告護理副將姚武城時康令赴東鄉催科館芙蓉村姚馳伴趣之歸不應書三達康仍坦然轉由芙蓉至大荆去城益遠姚獨與都司張富文典吏趙暎南率兵守城城兵先奉檄赴省所留約五百名姚以本營都司護副將性貪而懦平日僥倖無事廢弛武備按名索資免其役及是兵不用命強之上城中夜多逸歸紳士率民助守兵散民亦散竭力守陴不滿百人然且官紳相諉貧富相猜欲招西鄉土兵

則謂費多難繼欲屯白沙隘口則謂兵弱難分聚訟因循彼此牽制朝晝夕忘昨備今撤其置械也若遺其訊關也若戲其巡徼也若訪友若赴宴若春夜之娛游固不待狂寇之來而識者已知其必潰姚與都司廉知周振東周如良與漢通故遣二人覘虛實二周知謀洩竊自危默計漢等負隅爲固故官兵不敢櫻吾兩人妻子在城事敗則身家瓦裂因勸漢先發制人漢辭以兵力未集二周曰城兵無固志力議防禦者數書生耳但率數百人黎明薄城下吾輩開門納之據城固易易也漢許諾令二周詭詞歸報已則斂錢給諸匪率二貫錢將盡奸書私移芙蓉廠餉錢五百貫助之隨分委僞頭目約束其屬以俟虹橋之匪瞿耀芳倪天敖丁振南率之蒲岐之匪張永發楊全碧率之萬橋則萬希敖萬供竟率之後垵則連清海率之馬寮則馬元

熙父子率之橫山則徐鳳飛率之南坪則吳朝錫率之湖上庄南充則虞法全陳典阜率之僧徒則靖毛率之漢白署爲水陸兵馬大元帥以廷模爲副劉公瑞爲僞軍師傅禮准爲僞參軍兼司印信陸紹芳黃用煊爲僞先鋒張嘉樹爲探聽使以振山爲僞安撫將軍倪廷模副之留虹橋設局誘脅資糧以待策應傅擇某日襲縣城而不言其期但與諸頭目約見鷄冠山頂樹黃旗卽率衆急赴部署既定每頭目給木印一刻草書以德行仁字每匪兵給黃布一小方鈐以印綴袖裏又紅巾四尺臨時纏頭爲識傅自稱副總裁而推劉爲大總裁先期與胡鳴開赴郡是時連清純葉邦祚爲戚族所誑畏禍退避挈妻子匿他所先數月漢設染肆投漢之布皆濡紅待用不足則散購於郡邑諸肆而所鑄軍械分藏金佩銓尙國華地窖中虹橋向於三八

日設市漢教遠匪僞爲趁墟者而來分寓四鄰故屢謀皆無迹逆期旣屆乃一發而無忌康令初下鄉經虹橋面諭里胥瞿永發聞若村有託團練以滋事者速訪以告十四日康還經其地呼發詰之發深諱其事守汎把總程尙蛟亦爲之辨康堅信之歸署遽往語姚護協曰此民間妄言不足聽張皇守禦徒自苦耳姚出一紙列賊黨姓名乃弁兵偵得之以白姚者持示康康不信姚力爭終不信謙從弟翰林待詔徐樹聲謁令亦屢言逆謀已確康付之一笑卒縱賊不問俾養成羽翼而不可剪是夜有星如巨盞色如火球隕於東塔山之東北度其地正當虹橋衆頗以爲疑前數日喧傳初十日賊當至至必以夜踰期則云十三又踰期則更云十五三期俱無賊守者益懈又言瞿黨但劫官及徐某一家耳他皆無犯也以是人心驟離初振漢與大

夏弟大松有爭松黨途辱漢漢忿思報松亦募人自扞適兵目某往探賊情漢方宴程尙蛟留兵同飲因自晷云吾之招集壯士將與大松爲難耳不意蒙叛逆名乞先歸雪吾誣當懇同里紳士具牒保無他且令吾弟入城爲質次日兵返命官弁士民皆喜惟生員周應春徐乃文爭之曰此緩兵之計不可信也伊不叛則已叛則捐妻子棄室家不暇顧豈一紙所能制且伊果叛誰敢殺其弟以觸其怒然則保狀何足恃振山爲質又何足恃衆方冀倖苟安不以爲然自初九以後紳衿每夕集謙家籌防守漢預遣猾盜烏皮夜伏屋山誌衆議以報漢而城內所遣閒諜各默然返或轉以虛實導漢故賊之耳目較官爲長獨藥肆柏齡堂主人王二與漢爲鄰其弟同春堂王三則賣藥縣城王二見鄰右形迹可疑屢寄語乃弟轉告官吏襄如充耳十七

日職員葉大夏鄭希藻生員尙遇昌監生瞿佳賢連國岳朱世炎倪慶光生員周倫端凡八人聯名具結力保振漢無他志且云振山明日來質惟端私語謙曰吾爲諸人牽率而來不得不然人心叵測萬勿因此疎防謙頷之傍晚諸人宿城外大夏獨留徐家語謙曰地山素有胆智無爲謠言所惑連日守城辛苦今夜可高枕臥保無意外憂謙方疲甚留夏宿書齋已遂入房睡是日漢樹黃旗招兵薄暮黨匪齊集鄔岳周亦率所屬至乙夜漢戴大紅雨帽在瞿家宗祠點匪兵總五百名皆以紅巾裹首金佩銓黃用煇陸紹芳執旗前導姚護協疑未釋遣廚人再偵之夜半廚人偃僂返白姚曰賊前隊已過白沙吾往遇於途被撞幾憊負痛赴水始得脫康令亦在姚所驚而走連聲曰不信果有此事始率丁壯上城姚集諸弁兵及紳士登陴分守生

員某走告趙典史勸其先去趙曰獄囚吾責也如有失無所逃  
 罪亦出乘城夜漏四下城內外羣鴉聚噪聞者訝之至黎明寂  
 然無警又疑廚人語誑官弁相揖而散兵壯回家早餐城上寥  
 寥數人各偃蹇倚俾睡營卒周伯興至南門門無人持斧斷其  
 櫃脫局以待賊虹橋赴縣途必經後所賊聞所城守甚嚴慮有  
 阻乃由白沙遶道循海壩潛度水心城南地名五更已傳南城散伏  
 土阜下聞西塔山爆竹聲三知己啓關逡巡未敢入有於城頭  
 懸義勇燈籠者遙語外曰吾等已布置貼妥速來速來賊湧入  
 城遂陷時十八日卯刻也賊初薄城守兵燃炮炮皆啞蓋內奸  
 以滷汁漬信門故藥線不發後知游民朱大斌陳招第所為其  
 聲爆於東塔山者上言西塔山必有一誤周天鵬懸燈招賊則徐錫禮也  
 東城獨趙振恩即培槐燃炮傷數賊及再燃賊已登城曰與我炮

活汝命趙誓死與爭賊挺刃交下遂遇害城既破守兵皆逃賊  
 入縣署殺長隨柯成鄭福康令踰後墻出北郭伏於吏人家旋  
 奔匿縣後山茅舍次日乞山農扶掖度沙畧嶺輾轉至館頭渡  
 江繞郡城西上抵處郡麗水縣乃止寓焉姚護協聞變委親兵  
 數十守軍局已則避居旁舍趙典史聞變率家丁劉桂出視獄  
 賊已蟄集破扉縱囚出趙退入署妻何氏促其逃趙曰獄囚已  
 逸吾何所逃與其死於法不如死於賊正襟危坐誓不去死囚  
 黃春花既出獄憾趙之嚴刑也乞賊刀入署戕趙於堂劉桂在  
 旁亦被殺賊攻軍局局炮屢發不得進火藥將盡一兵走語姚  
 姚哭散其腰纏囑諸兵善自全旋匿鄰家兵書周某引賊從署  
 後越墻入兵潰賊喧呼進局局兵屠承侯柯振福燃鏢槍擊賊  
 賊擁至殺柯於階屠奔庭前井上棄槍投井賊舉斷階春之為

井腰橫石所格但肩背負傷賊謂屠必死舍之去夜分乃得出軍火既失器械分散文武官靡擄掠一空漢令搜覓官弁周振東偵知姚在朱家樓上洩於賊遂被擒徐鳳飛刺刃其胸洞脇死都司張富文城防千總趙鳳三以下皆降賊日發文檄二張之市鎮檄稱漢爲義主詬斥官吏頗中時弊然其中訕謗朝廷語意狂悖示檄皆鈐以偽印印文楷書奉天討罪建國安民字皆傅劉所爲也午後訓導天台李國梁作決絕書寄其家書發後閉門雉經門斗某救之甦扶匿斗家賊初集縣署牧謙尙在睡夢中其姪隔垣呼家人驚促之起謙急出詰大夏保狀云何今賊已至矣夏挹謙袖立於庭曰市人訛傳耳安有賊一僮馳報曰賊已斷捕主頭懸諸竿以徇謙聞言攘袂入携細弱出後門匿老農李某家夏猶從容就徐僕詢地山何往僕怒不答夏

默然良久買舟東歸廷模率衆至謙家破闔入室虛無人縱掠罄其資互相攘奪斷窓扉碎器具裂字畫沉書籍牛舐犬狺不可嚮邇又疑有窖藏掘地屝池求之喧聲鼎沸既而偽頭目率黨踞其中則已室無完物矣模懸重賞購謙父子賊四出追尋往來馳突合城屏息申刻稍定謙於是晚滑幹僕護其子錫熙錫惠先後出城惠投西鄉姻戚旋奔永嘉場熙卽廩生乃康視短弱行昏夜至城南佃戶家次早佃以木櫃舁之出爲石馬張雍敖所扼繫送漢漢欲殺之其黨爲緩頰漢亦以謙未獲殺熙重結怨乃囚之以餌謙謙自二子去後坐待深夜走北門踰城出至市嶺與舊傭鄭奇雲踰山走呂輿十九日黎明甫下嶺爲捕役趙松等所遮招村農執之赴縣中途遇庠士鄭慶禧葉希吉率人救之回夜分選貢徐德元掖謙歸翌日至荷池頭廩生

陳瑞熊備船親送過江至狀元橋乃別去謙奔瑞安依孫藻田編修同議討賊周應春亦以竭力守城爲賊所讐十八日乘隙奔西鄉得免於難漢初踞縣署旋移都司署設局辦事其貪冒無志識畏禍思苟全者或入焉以徐天佑爲僞中軍持令旗循行街巷派周振東如良伯興分司錢穀而以丁振南總其凡楊全碧張永發掌令旗陳典阜趙齊璧管圖章陸雲壽掌書記徐錫禮爲掌案吏縣書陳傳英及禮姪瑞升輩分寫文檄縣役孔桂等稽出入十八日午後戴小松率台匪三百人至分守七門是日市肆皆閉僞頭目傳語開門照常貿易賊買物輒倍其值以償商賈頗悅之自徐家破後卽禁剽掠及奸淫犯者皆斬賊目分據文武官署匪兵散處祠廟旅舍或寓於親故止派富家供膳民心稍安獨同春堂以通信招怨橫遭迫索大損其資十

九日索營縣諸印縣印先經康令家人投諸地穴營印自副將以下皆繳惟把總徐欽元曰吾頭可斷印不可得也漢亦不復問或勒趙典史妻何氏繳印何慨然曰吾夫已殉難吾豈惜一死以印與仇人甯斫吾頭去賊目持令旗三脅之終不得印而止又收六曹諸冊籍吏役執事如初惟擇黠者置左右徧發告示下鄉嚴禁刦奪違者軍法從事時兩鄉民心囂然各村皆團結自保南岸村里長糾刦捕斬之懸首通衢以警鄉民略靖漢欲脇紳士甲乙等爲官均堅執不從乃自稱大老老者俗尊副將之稱也倪廷模爲僞都司徐鳳飛爲僞守備金佩銓爲僞知縣黃炳岳爲僞縣丞丁振南爲僞典史招監生張亨杞爲筦庫吏旋下教場點兵應點者僅十之一不成行列而退是日教諭丁封三餽漢羊酒漢却之語其使曰教官爲一邑士子師吾

兄弟皆其門生豈敢受餽傳語老師去留聽自便丁終逗遛不行生員徐乃文伏處城內謀酖殺渠帥覓砒不得有密籌起義殺賊者倉猝間亦未敢發不得已而有勸和之議其說以洋匪劫庫戕官爲詞經瞿振漢率勇入援逐匪復城請授以官而散其黨此但取權宜以拯民命不暇顧大義矣漢知郡城有備未可圖默念孤城難守陰爲自全計邀紳士會議某甲用前說屬草使吏持示漢漢不識字令人誦之哂曰大荆磐石兩營及鄰郡俱以瞿某謀叛上報今搆此詞將誰欺廷模忿然曰吾不惜傾家以助碧泉不與我數萬金不聽和也議遂寢廿一日僞頭目分路安民胡鳴開初自郡歸持令往東鄉徐天佑往西鄉各捕其惡年少以徇振山誘貢生陸高入局爲僞經歷在鄉收糧招搖過市不以爲恥漢屢夢姚護協浴血逼之內自怯是日遷

協署揭牌點兵不到者斬兵日聚語從違未決有鄉農過之微語云若等日受國家豢養賊至不能禦亦已矣又欲俯首聽命豈毫無忠義氣乎語畢太息去諸兵聞之應聲散赴點者仍止數十人漢知人心不與閔默而已廿二日漢欲發倉儲呼倉吏謝義申至申婉詞止之曰此預備倉爲賑饑而設今遽及此無乃不利乎漢是之遂強索堡城某粟五十石爲口糧并封殷戶倉穀將以次散給漢初甚疎略無紀律每據坐堂上觀者環立稱謂雜出或稱爲大人或大老或大王或元帥或大哥或碧泉碧泉漢號也腹黨徐某慮人行刺勸以嚴內外漢乃選壯士爲親兵自此防範漸嚴而庫藏軍裝皆於二十日後遞歸虹橋漢未起兵先令長子昌廉隨傅禮准劉公瑞胡鳴開於十五日僞爲米商竄旂刀於米橐中闖入郡城寓王神台

即五家

投家勾通永



邑金阿滿王德宗東郭庵僧廣隱閩人高輕官等將乘十七夜舉事時郡城先有風聞連日嚴緝閩勇林天從感永邑張令銑舊恩十七晚入署告變先一日張已卸篆新令王承楷急燃號炮道府鎮聞之皆出問令以告傳諭闔城大索把總孔繼成勇首孫志卿尋獲金阿滿金阿清葉林春三人阿滿身邊搜得紅巾八十方立即梟首徹夜巡防兵勇梭織十八日以後永瑞二邑屢獲奸細或殺或囚廿二日林天從於高輕官枕函得瞿振山王神台逆書二封持白道府設計收高永令請急正法鎮道猶豫不敢應永令呼役牽高出立誅之閩勇自此惴伏傳劉四人知事洩喪氣不敢留王神台亦挈妻子至樂傳劉歸見渠帥謀再招台匪合圖郡城時振山在虹橋手下有黃巖兵三百漢密約山與廷楷廷模弟廿四日率之進城又遣胡鳴開張永發約

粵艇併力攻郡城克則據郡以圖括婺不克則焚掠樂城挾貲入海粵匪葛孟普至徐立金家訂期而去士民頗聞其謀衆心憤激咸思殺賊廿三日傳劉在局監製火球並創造文武冠法預擬偽號爲順德王是夕東北風大作雷轟波湧達旦乃息後所人遙望縣城白氣如幕丙夜有星大如盞又隕於東北隅廿四日早辰城內河水赤如血望萊橋上下尤甚見者駭異辰刻南洋五人負擔出忠節門失錢五百彼此詰難市民余邦榮即碎

妹過之匪指榮竊錢抽刃斫其肩榮壯有力急持匪刀柄呼救

趙振保奔赴助榮奪刀周守凝守法遙爲聲援榮與兄邦貴牽匪入協署賊目欲殺匪匪譁欲縱匪民又譁相持不決一賊揚言爾民敢抗吾教汝滿城皆死民怒牽匪出大門拳石如雨立斃之即大呼殺賊營兵周廷華因民之忿鳴鉦勵衆當是時也

四門各有匪擾民方不服相與詬爭及協署前起義奮袂一呼各門響應一屈伸臂頃同時並舉如有期約百姓倉猝無兵器纓勦棘矜颺馳電合諸文士鼓譟以壯聲勢婦女兒童亦持竿荷梃巷口路頭相率助戰紅巾黨駢首受戮頃刻間已殺賊數百或奔張都司所扶之上馬麾令旗傳諭諸義士協力同仇民爲之奮一賊欲燃砲有兵奪其火繩不得發渠魁十餘名尙在協署聚驍匪百餘自護堡正徐嗣鼎大呼瞿振漢倪廷模俱已斬首爾等放胆剪除惡黨此言一傳賊膽益落而民氣益壯鼎又馳至東門謂門者曰兩鄉義兵將至瞿帥傳令急閉門賊信之及逸犯走東門門已扃追者至罕得脫者營兵趙齊亨短衣持刀上城遶堞大呼速誅瞿倪二賊若縱之去勢必返噬衆民斬殺方酣聞言前後相招呼奮攻渠帥遂擁入協署漢仗劍

挾旂指揮匪黨出戰一人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皆死賊手矣民卽湧進有數兵見門外列炮卽呼衆速避待吾以砲擊之民急分左右立一道中裂兵遽旋砲內向以擬賊賊驚散漢知勢敗奔後堂營兵屠承高謂其伍曰彼必踰後墻出相率馳署後漢果越墻竄入龍眼寺巷空屋屠追及力持之漢揮劍中屠額創延及頰屠沐血忍痛不釋手徐殿龍等突至連斫漢額漢暈絕遂刺其喉死衆見屠傷重扶歸其家朱炳玉後至斷漢頭去金佩銓初聞民喧乘轎出遙揖曰候本縣安民市人叱曰此賊猶自居官長乎牽出轎衆刃交斫殪於市劉公瑞匿於周氏室被逐出持梃奔北門有識之者曰此僞軍師也劉返奔至市頭爲張姓傭工所殺其著名黨魁徐天佑傅禮海周振東周如良丁振南吳朝錫瞿槐瞿丕顯金佩珏戴小松王神台萬希

敖萬供進馬月照朱大斌陳招第倪天敬徐立金應顯雲賴金  
送張元升李老八馬阿年王阿三監犯黃春花等同時伏誅徐  
乃文聞四處喧闐疑賊屠城驚走出西門或追語以故遂入謁  
張都司並馬出與兵民相慰勞且募人殺廷謨衆教入署徧覓  
見板隙微露衣角揭板則模蜷伏其中挾出剝其首并解其一  
足徐乃康羈禁協署乘間排墻出遇素識者扶之歸餘匪見渠  
魁駢戮俱鳥獸散城外農夫及縣後山居民聞聲皆荷鋤鋤截  
隘遇紅巾者輒擊斃之黠賊棄巾走則執而詰之但聞操東鄉  
土音立殲於路城內外血流灌地匯注於河其帶血投河死者  
亦百餘河水爲赤乃悟早辰水色蓋殺機之預兆也賊尸相枕  
藉衢巷皆徧縣協二署尤多市人踐尸往來不暇擇路賊或踰  
城東走經後所兵目董正華先已傳語生員董開禧廩生董史

良等率兵民前後截殺其得脫者十之二三耳午刻張都司懼  
逆黨復仇遣武生鄭慶禧等招西鄉土兵且閉城大索賊之伏  
而未出者次第就擒濃柯叢薄復室重檐古寺荒祠之內暗溝  
胥井之中旁及柩側溷間根尋累遍網拘矢逐飛走皆窮每獲  
一賊刀矛攢刺雖敏視者不辨爲誰殺也士民以城內無主請  
學師篆理縣事設防堵局於城隍廟董以紳士日晡西鄉貢生  
鄭照徐德元生員吳鄭衡武舉朱邦虎武生石呈琛各以鄉兵  
入城分門助守廿五日廩生趙士銓貢生鄭琛等亦以兵至照  
見積尸縱橫惻然傷之捐錢雇人收瘞日昃獲傅禮淮於積薪  
內牽之見丁教諭突出利刃刺丁裂其袂又牽見張都司詢以  
印所在謬指數家皆與淮有隙者衆怒其誣將殺之乃言和灰  
傾河中募沒人索之果得一紉副將都司以下印皆在焉旋斬

淮於市康令家丁急往故處探得縣印以獻於是諸印皆完邑西某生入見文武官請急救脅從以安反側且馳示虹橋諸村諭令捕送逸匪免其株連並予以重賞又以士兵多且雜懼供具不周或致內變宜止之時搜出名圖一紙環列二十八宿而以賊目二十八名綴其旁有點者急毀之或得偽蠹徧書紳士姓名貢生周慶春恐累及無辜囑人投之火有於賊尸衣袖檢得片紙細書廿四夜子時四門舉火擄掠出城船在白沙蒲岐等候云云使稍遲兩時則振山所領之逆匪入城勢燄愈張民必不敢發而夜分之禍不忍言矣山初受漢約廿四日點集台匪偕廷楷鄔岳周任孟岳率之西進已刻至牛鼻洞遇逸匪告以漢模等已被殺黨徒十死七八山楷急歸虹橋台匪噪索資糧旋散去山寄家口於龍順坑婦翁家自率漢子昌廉昌宗走

平審舅氏處平審人縛之楷與十餘人東奔監生薛年豐追捕之俱於廿六日解至張都司令先殺昌廉昌宗於東關外縋山楷入城訊畢卽赴市正法並剝腹以快人心士民初以山楷在外念禍根之未拔懼死灰之復燃及是始相顧色喜城內屢獲匿匪而東鄉擒送逸犯任孟岳等絡繹於道其始獲犯卽殺後乃分別囚禁市人同毀傅禮准徐錫禮徐天佑周振東周如良黃炳岳屋而虬橋民亦焚振漢室廬初於城外西南隅掘坎叢瘞賊尸後以偪近城池移石馬山下築爲京觀以示後人掩尸者割瓣領錢綜計殺賊一千四百五十六而後所所殺不與焉台匪二百八十四人相率東跳檉江居民大荆兵勇先後截殺其大半亦不與焉鄔岳周同弟妙周陳有質周于滿逸去黃巖令尙口口捕誅之殲其黨楊積玉蔣釗王洪泰王仁田胡樂熙

等三十餘人竄至大荆監生葉樹聲率兵剿殺生擒楊蔣橫山  
徐孔□獲徐鳳飛均解赴太平縣磔鳳飛而收楊蔣於獄玉環  
營亦捕得繆鳳零等叛徒略盡樂清遂平廿八日府委李長齡  
來攝縣事都司章成亦來護協印廿九日瑞署府來閱倉庫軍  
局再宿而去漫無設施自廿四日後槍矛叢立丁壯鱗排巷戍  
市屯若臨大敵然軍民齟齬功罪猜疑訛言日至晝夜戒嚴風  
聲燈影視聽皆兵晨炮宵鉦寢殯如戰張都司與把總徐欽元  
襍被宿樓櫓間一月有餘雨漬戎衣霜寒軍帳枕戈待旦倚堞  
傳餐及慶運使至邑始議撤防是役也非有宿謀忽成奇績不  
煩一將不折一矢不費國帑一金借槌石以代戈矛合農賈以  
當軍旅勃然而興翕然而集叱咤則峯鳴谷應奔馳則電掣潮  
衝或一人手刃數十賊或一賊身被數十創自己及未斬馘盈

千剗刈罪魁芟夷羽黨兩日間禽獮草薙境內肅清誠快事也  
良由官命被戕有志者激昂思報僞檄旣布有識者憤惋不平  
於是一夫攘臂萬衆齊心民奮忠誠兵抒義憤同仇之志不約  
而然上報國恩下全民命其功不亦偉哉其初民僅空拳賊皆  
露刃冒死與爭勢在必敗然呼聲旣起匪黨則棄械而逃拾賊  
刀以決賊首奪賊矛以舂賊喉羣兇飲刃默不發聲有手如拳  
有口如箝冥冥之中先禡其魄而合城兵民惟屠承高趙殿魁  
被創蔡金魁被砲炸死餘皆體無纖癢非靈祇撝護何以及此  
聞起義之初有將軍戎裝仗劍乘赤馬馳驟中衢鼓勵士民滅  
此朝夕事定後遍詢城內外無此人並無此馬而逸匪歸語鄉  
鄰謂追殺者面目率五采詭異類神廟所素鬼卒故黨衆胆寒  
不敢抗詎復意其爲百姓哉又聞廿二日有巫夢神兵三千屯

城內賊不知死期將至方自謂得冥助傳禮淮夜巡南城見田  
間列炬相續疑爲官兵急舉炮炮發杳然炮過又見三隱三見  
炬益多淮心怖而還次夜近郭居民見梅花碇下燈火如繁星  
隱隱聞金鼓聲由是言之其爲神佑信而有徵矣柯瑞蘭子振  
福自父被害後茹痛於心中日夜思報覓得利刃磨礪以須是  
日抽刀出遇賊卽劓連殺二十餘匪血淙所濺襟袂皆紅謂人  
曰今日乃得報大仇又一少年兵逐殺旣疲歸家小憩飽飯畢  
持刀起其母牽裾止之兵曰吾日食官倉一升米今日不出力  
報國更待何時此與諷兵之農夫惜皆未詳其姓名信乎忠孝  
之心人生同具不待讀書談道而後知之也樂自縣城外東有  
大荆後所二城西有磐石城黃華關皆要隘也大荆逼近台州  
十八日聞亂署守備王朝元已逃兵日追之回適監生葉慶朋

即樹

率鄉勇四百入城設守生員孟世模監生張熙斌立義局

協力防堵分兵扼檉江渡以斷往來典商嚴麟捐金贍兵兵益  
奮由是台人應漢者不能徑度賊平葉讓功不居但以王孟張  
嚴等上報後所城爲東郊孔道舊不設官亂將作生員董開禧  
廩生董序賢暨姪廩生史良生員醇等約結民兵先事豫防賊  
不敢遽窺磐石爲海口重地縣循道達郡此其衿喉都司季殿  
榮聞警飛報鎮道巡檢汪鏞踰城遁士民挽之還童生戈巨亨  
等急籌守備以待郡援此三處官衿兵民雖未倡義然或斷匪  
援或絕煽誘使逆徒巢窄黨孤易於剿滅皆不可謂無功總兵  
葉□□兵備道俞松石樹風於樂城陷後飛稟大吏請兵勦討  
初則防守郡城斤斤自保旣而集紳士詢以和戰守三策衆咸  
主守將委樂於度外貧者主和思因以爲利廩生趙士銓旋獻

破賊策其略云危疑之日宜先收人心欲收人心宜先羅豪傑  
誠出一檄馳告樂西紳士令各招義勇以壯軍威然後命將率  
兵與之會剿烏合之衆可一鼓而擒也因疏樂西紳士數十名  
以進謂諸人皆深明大義緩急可資其力道府聽其言瑞署府  
春卽草檄募人至樂趙請行廿三日持檄渡江抵柳市商於生  
員吳鄭衡往約徐德元同舉義兵廿四日午後趙至荷池頭會  
陳瑞榮陳配錦陳氏兄弟先二日已與武生鄭慶禧選貢蔡保  
東密議起兵比趙至二陳許以壯士爲助傍晚信到知賊已殺  
盡賓主驩呼舉酒交賀時橫帶橋鄭熙黃花鄭濟康下岐童生  
張新楷與巨渡民倪凝志皆謀倡義及聞賊滅乃止牧謙之赴  
瑞也途遇孫編修偕至瑞疑是城曾家編修十九日聞警已修  
書請俞道親率弁兵赴樂乘賊未定急擊之不難撲滅兵貴神

速如遲延觀望焰將日熾俞答以郡城重地不敢輕離及編修  
晤謙知賊不滿千又啓俞道請擇一將率兵至樂并言樂西人  
心無所繫屬速委賢員駐磐石以安善良俞不答編修見鎮道  
無討賊意乃議自起鄉兵招生員張家珍謀之張議於廿三日  
率千人屯磐石會汎兵誤報磐石城陷改期元旦舉兵攻賊不  
備謙念桑梓之鄉遭此大變率兵攻城所傷必多計惟襲而復  
之或可兩全乃遣僕歸樂潛布內應僕甫至適當民兵鑿賊遂  
隨衆衝鋒日昃持乃康手書往瑞報捷謙於廿五日平旦已得  
飛信迨其子書至與編修額手稱慶廿八日謙歸眷屬皆團聚  
無恙張都司富文於廿四晚命監生張應華赴郡告捷郡官索  
首級爲據華與甯郡游衿孟漢謀潛返斷諸賊首函之去而朱  
炳玉先竊振漢首入郡報功華至則以己及孟漢倡義報鎮道

又思攘民功屬稟稿數千言粉飾彌縫枝節糾紛經旬未定而處境台府大荆營先據探報誤以徐牧謙倡義復城飛稟督撫巡撫何桂清先於歲內聞樂警卽委衢州都司封□□領兵馳赴并調溫台兵協剿總督王懿德亦委平陽副將特克什布率兵進剿聞報乃撤回次年正月八日龍順坑民縛振漢母林氏妻蘇氏幼子昌熙昌渠昌魁女正花振山妻薛氏子昌標并黃衣黃裙以獻薛氏先服毒自盡餘皆付獄是日鎮道始會稟督撫自稱廿三日督兵渡江約會樂城被陷官弁紳士內外合攻淨殲賊匪於是郡官文自監司至丞尉武自鎮將至軍校下及孟漢無不與殺賊功其實所列諸人皆閉門偃伏未嘗一涉樂境也正月下旬鎮道同至樂遍張告示亦謬稱郡城員弁率兵滅賊以實前言樂民不服幾至激變巡撫聞捷後知鹽運使慶

雲浦廉前此備兵溫處十年久諳民俗委之持令赴樂熟籌善後事宜正月四日慶自省城登程二月間至台郡密訪諸逆姓名及克復情狀廿四日駐大荆接見官紳獎其防守要隘酌賞功牌續諭賊徒名册急宜焚毀有持此訐發者以誣告論衆疑猾衿某名在逆籍走乞奧援曲爲消弭意雖爲私然册中人實陰受其庇越五日慶至虹橋毀瞿倪二姓宗祠發掘瞿逆先墓議籍逆產入官三月朔至縣城先發簡明告示歸功百姓大意謂本司入境以來訪聞詳確知廿四日起義實爾衆百姓之功自當據實詳報斷不使官紳等冒攘民功濫邀獎賞爾民亦不得恃功生事有干法紀示出民心大悅謗議盡息慶初入城先詣各神廟行香以答靈貺次率僚屬往奠趙典史姚副將並厚賻之隨出榜購捕逸犯并捕倡亂諸人家屬次日延見紳士獎



勞義民未幾徐錫禮陸雲壽黃炳岳周伯興陳傳英等皆就擒連清純亦投縣自首慶議榜分兵民爲三等以次給賞衆以同時起義首協難分請以賞錢千貫分給諸神祠廟乃議建坊立碑普旌義勇惟屠承高奮搏賊魁傷痕可質擢爲外委余邦榮首櫻兇鋒衆口同詞拔充營伍趙振恩柯瑞蘭奮勇死綏暨受傷兵民分別優卹其餘公局捐資及効力紳士獎賞有差其保狀諸人均許罰鍰贖罪惟周倫端免議議移瑞城巡檢俾駐虹橋以資彈壓又爲楊府廟籲求封典三月初九日備文詳稟旋奉撫檄飭提要犯面訊於是徐錫禮等廿七人俱解省慶運使詳文已不免稍存迴護而兪兵備先託幕友赴杭料理游神火馬早已閤響潛通而康令則回樂求援情詞懇切庠士有憫之者赴府聯名投詞鑿空構虛謂賊初攻城康令力戰受傷勢窮

投水百姓拯而匿之因與紳士計畫潛約郡兵表裏合謀扶同滅賊府牒據此上申又得署杭府□□居間承訊婉詞幹旋聲言供詞確鑿上自鎮道下至縣令實皆討賊復城灼然可信巡撫據以入告由是無功者得邀優賞有罪者得免典刑其解省諸囚黃用烺死於路瞿永發孔桂梟首僧靖毛剖腹示衆餘如開關之周伯興僞職之黃炳岳皆以誣枉釋歸脫然無事轉以此驕其鄉鄰踰月靈祇封典亦以格於部議而止因奏牘歸功於官不暇更詳言靈蹟也實虛虛實予奪在心君門萬里誰則叩九閭而陳之爰有積感之民僑居是地采聽輿評直書其事庶閱之者知奏章讞牒所言未足稱當時之實錄也

公議曰中原被兵偏隅伺釁大敵未靖草竊乘機可勝嘆哉然樂城之陷也非寇陷之官自陷之也平日泄泄沓沓無論已初

聞警或勸明紀律謹關防嚴譏察從其言城可以無失賊初入  
城震懾趨起未敢驟進能率兵巷戰尙可擊而走也先事既弛  
備忘危臨時則官逃將匿預圖苟免無復遠謀區區小醜何足  
道竟挈一邑人民土地拱手而讓之南望郡城朝發夕至亦未  
嘗有一將一師敢來問罪使神不殛凶民不倡義事正未可知  
耳賴聖天子威靈七日寇氛一朝克復當道者正當嚴明賞罰  
以示勸懲又復瞻徇顏面變易是非使從逆者自喜討賊者自  
危而守土者由是更無固志定變乎誨亂乎吾不得而知也抑  
嘗稽故籍樂建縣千餘年屢更寇警皆由外來無發於內者瞿  
逆何人乃謀及此卒之身家潰裂妻子繫囚愚矣哉上游諸君  
子灼見未來固知樂邑士民更無如是之愚者然則今日之爰  
書亦何必不上下其手哉

紅寇記終

樂清縣志十一紅寇記林大椿著又志八林大椿字護士  
號恒軒四部之書靡不研精覃思卓有所見舉所懷抱咸  
於詩乎發之所傳有求是齋詩鈔三卷垂涕集二卷他書  
未成與成而未梓行者充溢篋笥按紅寇記載咸豐四年  
瞿振漢等據樂城始末其事其人直書無隱自序尤慨乎  
論之余友莊君菘圃有舊藏鈔本攜以見示題曰東甌聞  
人公議永定氏述蓋書中所舉瞿黨與作者多並時人復  
同邑里有狡脫見存者不無畏忌故其書以詭名著也溫  
州經籍志九稱林氏所著劉蒙川年譜樂清劉氏印行蒙  
川遺稿嘗埒印以行詩二集門人梓行之莊君謂林氏所  
著又有海滄方言一書樂清尙有鈔本惜皆未見此記關  
繫鄉邑安危足資懲愆向無刻本久恐失傳因付校印去

卷首別號以其姓名著焉民國十八年十月黃羣記

第二輯



溫州市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